

数字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的学科现状、 理论前沿与方法论问题

——法国新索邦大学 Alexandre Stroev 教授比较文学方法论访谈录

支 宇¹ 亚历山大·斯托罗夫²

(1. 四川大学 艺术学院, 四川 成都 510207; 2. 新索邦大学 一般文学与比较文学系, 法国 巴黎 75012)

摘要:在世界比较文学史上,法国比较文学学者名家辈出。作为新索邦大学-巴黎三大一般文学与比较文学系的前系主任,亚历山大·斯托罗夫(Alexandre Stroev)教授对欧洲比较文学的历史与现状有着近距离的观察和深入的理解。与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史“三段论”(从“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美国学派/平行研究”到“中国学派/跨文化研究”)不同,欧洲比较文学更关注“历史诗学”和“多边关系”。欧洲学者关于比较文学的学科现状、理论前沿与方法论问题的看法,对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亚历山大·斯托罗夫;比较文学;学科现状;理论前沿;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H0-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5)05-0075-10

0 引言

亚历山大·斯托罗夫(Alexandre Stroev)教授,1955年出生于莫斯科,1981年获莫斯科国立大学博士学位。1982年至1989年任莫斯科国立外国文学图书馆研究员,1989年至1999年任莫斯科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主任,1999年起先后任教于日内瓦大学、巴黎师范大学和西布列塔尼大学,2006年以来任巴黎新索邦大学一般文学和比较文学系教授,并于2008年至2012间担任系主任。近年来,随着国际地缘政治语境的变迁和“数字全球化”趋势的发展(Stephen Weymouth, 2023),世界比较文学学科也正经历着一些剧烈的变化。当代比较文学界究竟涌现了哪些新观点、新术语、新命题和新现象?当前比较文学的学科现状、理论前沿与方法论问题究竟如何?如何理解并面对这些新的现象与新的问题?针对上述疑惑,本文作者

收稿日期:2024-12-21

作者简介:支宇,男,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四川大学比较文学重点研究基地研究员,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诗学、认知美学与视觉文化研究。

亚历山大·斯托罗夫,男,法国新索邦大学-巴黎三大一般文学与比较文学系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欧洲文化关系史研究。

引用格式:支宇 亚历山大·斯托罗夫. 数字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的学科现状、理论前沿与方法论问题——法国新索邦大学 Alexandre Stroev 教授比较文学方法论访谈录[J]. 外国语文, 2025(5): 75-84.

就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共同关心的问题对他进行了访谈。作为新索邦大学-巴黎三大的一般文学与比较文学系的前主任,亚历山大·斯托罗夫(Alexandre Stroev)教授对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比较文学的历史与现状有着近距离的观察和深入的理解,他的回答或许能提供我们期盼已久的答案。

1 法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历史与现状

支宇(以下简称“支”):斯托罗夫教授,您好!因您的邀请,我于2023年顺利获得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高级研究学者”项目的经费资助并来到您所在的新索邦大学-巴黎三大一般文学与比较文学系进行为期六个月(2023年7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的访问。对此,我深表感谢!

斯托罗夫(以下简称“斯”):欢迎您来到巴黎!我很高兴能够因您的来访而与中国比较文学界的同行们有更多的接触与更深入的交流。

支:在比较文学史上,法国比较文学学者名家辈出。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之一,法国新索邦大学-巴黎三大(Université Sorbonne Nouvelle-Paris 3)的一般文学与比较文学系(Département de Littérature générale et comparée)在世界范围内备受关注。中国学者非常希望多了解一些新索邦大学和法国比较文学的历史与现状。自2006以来,您一直在这个系执教,还曾担任过系主任。可否简要介绍一下您在法国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中的学术经历与见闻?

斯:作为一个术语,“一般文学和比较文学”的最佳定义是没有的。在法国,该学科目前完全处于自由存在和自由发展的状态。也就是说,每个从事比较文学的学者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20世纪90年代,我是莫斯科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Institut Gorki de littérature)的主任,该研究所是俄罗斯科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 de Russie)的一部分。1994年至1996年期间,我作为客座教授在蒙彼利埃(Montpellier)保罗·瓦莱里大学(Université Paul Valéry)讲授18世纪法国文学和比较文学课程。1997年,我在巴黎师范学院(École Normale à Paris)讲授法国文学,并在日内瓦大学讲授18世纪俄罗斯文学和历史。1999—2001年,我任斯特拉斯堡马克·布洛赫(Université Marc Bloch)大学比较文学讲师。2001—2006年,我在布雷斯特(Brest)的西布列塔尼大学(Université de Bretagne Occidentale)任18世纪法国文学教授。自2006年以来,我一直是巴黎新索邦大学一般文学和比较文学系的教授,同时也是比较研究中心(Centre d'études et recherche comparatistes, CERC)的成员。从2008年到2012年,我担任了四年多的系主任。这样的经历使我有机会深入了解俄罗斯和法国比较文学的学科历史与现状。

支:在新索邦大学,比较研究中心是什么样的机构?它与一般文学和比较文学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可否简要介绍一下CERC近年来展开的活动、研究项目和所获得的成果?

斯:法国一般文学与比较文学学会(Société française de littérature générale et comparée,

SFLGC)于1956年在索邦大学图书馆成立,勒内·艾田蒲(René Étiemble)曾出任该学会的第一任主席。两年后,这些书被搬到了国家校区(Campus Nation),也就是我们新索邦大学的新校区。不过,图书馆中原来的那些书架书桌仍然留在了索邦大学(Sorbonne Université)。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许多学会收藏的书籍。通过这些书籍,我们能够直观地发现英语、德语、西班牙语文学等不同国家文学之间的跨语际影响。

多年来,我校一般文学和比较文学系一直是在法国高校里人数最多的系之一。一般来说,我们往往通过制定学术规划,按照不同的国家地理区域和语言文学区域来招聘教师和研究人員。近年来,我们逐渐加强了对非欧洲国家与地区文学的研究。我们系现在从事非欧洲文学研究的大致情况如下:非洲文学(Tumba Shango Lokoho 教授)、阿拉伯文学(Inès Horchani 教授)、印度文学(Claudine Le Blanc 教授)、中国文学(Tristan Mauffrey 教授)、波斯语文学(Nina Soleymani Majd 教授)和意第绪语文学(Guido Furci 教授)等。在研究生项目中,我们系有很多外国留学生正在攻读学位。其中,数量最多的是中国留学生。

在新索邦大学,文学理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一般文学与比较文学系里一门重要的学科。它是由我的前同事让·贝西耶尔(Jean Bessière)和蒂凡娜·萨莫约(Tiphaine Samoyault)以及现同事埃马纽埃尔·布居(Emmanuel Bouju)、弗朗索瓦丝·拉沃卡特(Françoise Lavocat)、索菲·拉博(Sophie Rabau)等人共同建设起来的。此外,安妮-伊莎贝尔·弗朗索瓦(Ane-Isabelle François)是一位德语学者,她主要从事性别文学研究。玛丽-弗朗索瓦丝·哈马尔(Marie-Françoise Hamard)侧重于研究文学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奥利维耶·费雷(Olivier Ferré)是普鲁斯特(Proust)和托尔金(Tolkien)研究专家,也是《中世纪想象词典》(*Dictionnaire du Moyen Âge imaginaire*, 2013)、《现代与当代》(*Le médiévalisme, hier et aujourd'hui*, 2022)的负责人之一。索菲·拉博(Sophie Rabau)在《阅读作为对作者的反抗》(*Lire contre l'auteur*, 2012)一书中提出了文学作品的另类研究(des études alternatives)方法,并将创意写作(l'écriture créative)作为研究文本的一种手段。就我自己而言,我在我的硕士课程“作为文学调查工具的侦探小说”(*Le roman policier comme instrument d'investigations littéraires*)和“如何创造新的女警察”(*Comment faire une nouvelle policière*)中也运用了这种方法。至于“数字人文”,伊阿拉·伽雷洪(Ioana Galleron)在我们大学主导这一领域的研究和教学。我的同事叶麦·唐·热瓦(Yen Mai Tran Gervat)是一位英国学者,兼罗马文学主题分析学会(Société d'Analyse de la Topique Romanesque)主席,她与加拿大的同行一起合作开发了“罗马主题数据库”。弗朗索瓦·拉沃卡特(Françoise Lavocat)是17世纪意大利作家和小说专家,多年来一直领导着一个大型的国际项目,致力于“文学人口学”(Démographie littéraire),着重研究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的小说人口。

在教学形式方面,我们系既开设了比较文学的线下面授课程,也开设了线上远程学习课程。在由法国文学系开设的文学学士学位课程中,我们的课程与我们同行的课程是相辅相成

的关系。在法国为数不多的比较文学硕士课程中,我们新索邦大学的课程具有独立自主的性质。这个线上远程学习的硕士课程是我担任系主任时倡议开设的。我的目的是,服务并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

新索邦大学的“比较研究中心”(CERC)现有172名成员,基本汇集了比较文学系所有正式成员和名誉教授,还包括一些其他大学的同事和我们招收的博士生。这些博士生非常活跃,他们为自己的论文选择了极具独创性的主题(如欧洲田园学院、巴黎的越南侨民、19世纪的电磁学与文学等)。他们组织学习日和国际学术讨论会,自己编辑创办于2005年的三语比较线上电子期刊《穿越》(*Trans*),已出版29期,网址为;<https://journals.openedition.org/trans/>。比较研究中心定期举办CERC研讨会(最近一次研讨会的主题是“文学的当代性”),同时也定期邀请外国专家来介绍他们的学术话题和科研成果。在最近几个月的活动中,我们邀请了第比利斯大学(Université de Tbilissi)和乔塔·鲁斯塔韦利研究所(Institut Chota Roustavelli)的教授和研究人员来举办讲座,他们介绍了欧洲语境中的格鲁吉亚文学。除了邀请外国学者来巴黎,比较研究中心的成员也经常到其他国家讲学或任教。

2 从“历史诗学”到“多边关系”: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前沿

支:中国比较文学著作在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中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三段论的叙述框架:从第一阶段“法国学派”到第二阶段“美国学派”(有时还插入一个短暂的“苏联学派”),最后到当前的多样化阶段(其中,“中国学派”被叙述为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群体)。在这样的认知框架中,法国学派的学科特征被概括为“影响研究”“实证主义”和“文学外贸关系”等,而以韦勒克(René Wellek)和雷马克(Henry Remak)为代表的美国比较文学则强调“平行研究”和“审美批评”(曹顺庆,2010)。后来,中国学者倡导建立“中国学派”,并将“跨文化研究”作为鲜明的特色,尤其关注文学交流和跨文化阐释中的“变异现象”。您如何看待上述这三个阶段框架?您对中国新一代比较文学学者有什么建议吗?

斯:为了更好地解释比较文学这门学科所面临的挑战,我必须回顾它在俄罗斯和苏联的历史。原因非常简单,比较文学在俄语世界的演进与发展与它在法国的情形大不相同。自19世纪末以来,比较文学在俄罗斯得到了发展,这要归功于亚历山大·维塞洛夫斯基(Alexander Vesselovsky)和阿列克谢·维塞洛夫斯基(Aleksey Vesselovsky)两兄弟的工作。如果说阿列克谢·维塞洛夫斯基的比较文学研究遵循法国学派的方法并着重讨论欧洲文学对俄罗斯文学的影响,那么亚历山大·维塞洛夫斯基的著作则提供了一个更有创新性的研究范式。作为一名伟大的学者和通晓多种语言的人,他从中世纪古代神话传说的分析入手,开创了比较文学的新范式:“历史诗学”(poétique historique)。

在苏联时期,比较文学学科与文学理论的处境大为不同,它没有被正式承认为一门学科。根据斯大林时代的文化逻辑,俄罗斯人和苏联人在所有科学和文学领域都是最好的。他们是

所有伟大发现和发明的开创者,丝毫不受西方影响。不过,三卷本著作《文学遗产》(*Héritage littéraire*, 1937—1939)是一个例外,它对法俄文学关系有着详细的考证与梳理。当然,这套书得以出版的背景无疑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时代背景有关,加强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是苏联政府面临的一项重要工作。不过,遗憾的是,其中一位撰稿人,历史学家安德烈-切布宁(Andrei Chebounine)后来被捕并死于古拉格劳改营。在这段特殊的时代里,著名的比较文学家鲍里斯·托马切夫斯基(Boris Tomachevski, 普希金专家)、尼古拉·康拉德(Nikolai Konrad, 汉学家和日本学家)、维克托·吉尔蒙斯基(Viktor Jirmundski, 日耳曼学者)和其他许多人被指控为“形式主义者”(formalists)、间谍和“无国籍的世界主义者”(stateless cosmopolitans),被开除、逮捕和流放。一些人在拘留期间死亡,如格里戈里·古科夫斯基(Grigori Goukovski)和伊萨克·努西诺夫(Issaak Noussinov)。1949年针对“世界主义者”(主要是犹太裔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指责他们是西方人的“走狗”。当局认为比较文学研究是对国家的背叛、对俄罗斯文化的诽谤和诋毁。20世纪60年代,学术研究的氛围得到缓和。在解冻期间,传统的比较文学研究开始逐渐恢复。比较文学的开展地主要集中在列宁格勒,代表学者是阿列克谢夫(Vasiliy Mihaylovich Aleksyev)院士和他的追随者。然而,有几个跨学科比较研究的领域仍然被禁止:文学和哲学、文学和宗教、文学和政治。只有作为移民离开苏联的文学研究者和哲学家们才能触及这样的话题。直到20世纪90年代进入变革时期以后,俄罗斯的比较文学才得以蓬勃发展。随后,全国各地的大学都建立了比较文学系,比较文学论文和书籍层出不穷,档案馆中保存的作品和通信出版物也不断得到整理与出版。对于像我这样在国外寻找学术岗位的人来说,比较文学无疑为学者提供了更多的学术机会。

让我们重新回到比较文学理论本身。在跨文化比较研究中,“影响关系”的问题其实不应该再存在。就像文学“殖民”研究视野一样,我们一味假定“伟大”的文学会影响“次要”文学,而“次要”的文学只是对杰作的模仿,只利用了那些时髦的体裁、叙事模式和人物。这种学术视野与研究方法已经过时。尽管如此,确定作品、情节、人物和主题的来源仍然至关重要,因为这些来源往往是模糊不清的。没有这项“僧侣的工作”(travail de moine),没有对“复写文本”(palimpsestes)的破译,比较文学研究就无法向前推进。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俄罗斯哲学家和文学家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提出了“对话主义”理论原则,认为人类历史上包括过去和未来所有时代在内的所有作品都处在一个“伟大时代”(grand temps)中不断进行着相互“对话”。康斯坦斯学派的理论家汉斯·罗伯特·尧斯(Hans Robert Jauss)和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发展了巴赫金的理论,更加重视和强调文学接受的主动性和读者的“期待视野”(horizon d'attente)。而在法国,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和热拉尔·热内特(Gerard Genette)则详细阐述了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的概念。20世纪八九十年代,法籍德裔学者米歇尔·埃斯帕涅(Michel Espagne)和迈克尔·维尔纳

(Michael Werner)开始研究“文化转移”(des transferts culturels),即某一空间的文学现象在另一个空间的转变(transformation)。当然,他们的研究侧重于法国、德国和俄罗斯文学之间的三角关系。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学派”遵循了世界文学理论的演变。我不敢建议其他研究人员必须使用这样的研究范式,因为每个学者都会选择自己的学术道路。我认为,我们有必要对接外国作家的接受过程进行研究,分析他们的文学策略以及他们与出版商、记者和翻译人员的互动。当然,不要忘记外交官和有影响力的代理人的活动。也不要忘记,国际政治也决定文学的传播。在我与其他学者合著的著作《俄罗斯知识分子对法国舆论的征服:从坎特米尔到高尔基的俄罗斯文学在法国的另一种历史》(Stroev, 2019)和我的个人专著《俄罗斯作家在法国的文学命运》(*Les Destins littéraires des écrivains russes en France*, forthcoming)中,我对这些过程和因素进行了分析与研究。

支:20世纪8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在中国人文学科领域十分兴盛。一些来自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的学者按照法国比较文学家保罗·梵·第根(Paul Van Tieghem)的研究范式,致力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外来影响”。这表明,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实证主义精神与“影响研究”方法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有着很强的影响力。不过,大约在80年代中期,勒内·艾田蒲的一句名言——“比较文学将不可违拗地走向比较诗学”——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强烈反响。此后,比较诗学,尤其是中西比较诗学在中国异军突起,成为中国比较文学最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其中,中国比较文学家曹顺庆教授在其多篇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中西比较诗学》(曹顺庆,1988)。在《中西比较诗学史》(曹顺庆,2008)一书中,曹顺庆教授不仅全方位描绘了中国20世纪比较诗学的繁荣景观,而且将“比较诗学”在中国的发生史一直追溯到20世纪初的学者梁启超、王国维和鲁迅等。不过,从比较文学发展史看,比较诗学似乎并未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终极范式。您认为比较文学最终或走向比较诗学或总体文学吗?在法国比较文学界,是以影响研究见长的文学史,还是以平行比较研究见长的比较诗学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研究更占据主流位置?

斯:是的,勒内·艾田蒲不仅将“比较诗学”视为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而且还在他的精彩著作《中国的欧洲》(*L'Europe Chinoise*)一书中身体力行,为比较诗学研究开辟了新的前景。同样,在俄语世界,比较诗学研究也涌现出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在苏联时期,两位伟大的学者尼古拉·康拉德(Nikolai Konrad)和米哈伊尔·阿列克谢夫(Mikhail Alekseev)在欧洲、亚洲(包括中国)和俄罗斯之间文学交往的研究中涉及了文学理论与诗学关系。事实上,在俄语世界,“历史诗学”和“比较诗学”研究早在一百年前就由亚历山大·韦塞洛夫斯基(Alexandre Vesselovski)所提出。1989年,他的研究在莫斯科以《历史诗学》(*La Poétique historique*)为名再版。埃莱扎尔·梅列金斯基(Eléazar Meletinski)和他的同事谢尔盖·阿维林采夫(Sergei Averintsev)、米哈伊尔·加斯帕罗夫(Mikhail Gasparov)等学者在《文学时代和

创作类型》(*Époques littéraires et types de création*, 1994)一书中复兴了这种理论和历史方法。这一研究方法消除了苏联理论对比较文学研究的意识形态束缚。众所周知,苏联的文学理论总是根据作者的政治观点(所谓“进步”立场与“反动”立场)和美学原则(“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来对作者进行等级划分。其中,梅列金斯基的学术进路比较值得关注,他的“历史诗学”从神话的比较研究开始——代表作为《神话的诗学》(*La poétique du mythe*, 1976),然后走向史诗和小说的比较研究(1986年),最后是走向短篇小说比较研究(1990年)。

显然,我认为与比较文学研究的其他学科领域一样,比较诗学必须尽可能对东西方文学之间的多边关系(*des relations multilatérales*)展开研究,并深入分析这些文学因素因文化空间的转移而出现的转换与变形现象。

3 比较文学的“学科危机”与“数字人文”新路径

支:在梳理比较文学发展史的时候,我们经常听到比较文学面临“危机”“转向”或“终结”这样的提法。回溯比较文学史,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很早就反对无事实性关系的文学作品与现象进行平行比较,认为“X+Y”式的比较研究会将比较文学带入“危机”。在他看来,比较文学研究的真正对象是文学关系史。然而,雷纳·韦勒克(René Wellek)的《比较文学的危机》(1959)则反其道而行之,对“法国学派”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影响研究”和“民族文学/比较文学/一般文学”的三分法导致了比较文学的新一轮“危机”(支宇, 2004)。此后,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比较文学批评导论》(1993)一书中提出“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已经过时”,认为比较文学应该进行“文化转向”或“翻译转向”。进入新世纪以来,比较文学界又出现了更多关于学科危机的预言。在您看来,比较文学危机论对比较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您如何看待比较文学的学科“焦虑”?

斯:“危机”意识对学术进步和全球经济发展都是必要的。为了获得新生,你首先必须得先死去。无论是文学理论还是比较文学,学者都需要放弃那些似乎过时的研究方法,并提出其他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在我看来,对文学文本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受众理解、欣赏和热爱它们——这当然是文学批评和美学研究的重要任务。然而,我认为不考虑文学史,这种文本之间的比较很可能没有价值,或者说至少其价值不会很高。“互文性”研究是阐释作品的最佳方法之一,尽管它必然是主观的,甚至是有争议的。比较文学研究需要将文学文本放置到文学史所呈现的互文性背景中进行研究。正如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院士所解释的,现代物理学只描述了人类用仪器可以观察到的世界的一小部分。同样,在文学研究中,无论是文学理论、比较研究还是文学史书写,每个人都需要建构自己的学术观点。同时,每个学者在选择自己的研究领域和对象的时候,也需要发展自己的概念工具与研究路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真正的文学研究只能是“自传”(autobiographique)。只有通过深入研究

已经过去的那些历史,只有在档案中发掘出人们未曾发现过的原始文献,每个学者才能为自己的重要问题寻找到真正的答案。

支:近年来,在计算机和大数据技术的影响之下,比较文学界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字人文”研究方法。其中,美国杜克大学的比较文学教授凯斯林·海尔斯(N. Katherine Hayles)的《我们如何思维? 数字媒体与当代技术创新》(Hayles, 2012)一书是一个有名的例子。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前会长王宁教授在多个会议上介绍了数字技术、细读、远读等概念(王宁, 2022)。曹顺庆先生和我也曾运用这一方法研究过 20 世纪中外文论的关系(曹顺庆等, 2017)。“数字人文”方法在法国比较文学界也是一种学科趋势吗? 您如何看待“数字人文”方法在比较文学中的作用?

斯:是的,我们不再以同样的方式开展文学研究工作了。20 年前,我每周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呆三四天查找资料和阅读文献。现在,我共需在电脑屏幕前花几个小时。互联网上有成千上万的书籍和文章。过去,图书馆和档案馆负责为研究人员提供手稿、印刷品、报纸和图片。而现在,通过搜索引擎,包括期刊搜索引擎,我们可以在几分钟内完成信息收集工作。如果我们需要了解某个外国作家在法国的接受情况,通过搜索引擎,相关译文、访谈和报刊文章等信息就像变魔术一样迅速呈现在我们眼前。而在以前,这需要几天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基于这样的数字技术,一些新的研究范式不断涌现。通过档案的数字化技术,学者可以进一步深化“文本遗传学批评”(a critique génétique des textes),并更快捷地整理出作品资料详尽的评论版。

尽管数字技术提高了资料收集与汇编的速度,但不幸的是,这也导致了更多的抄袭现象。更重要的是,从 2022 年开始,人工智能技术和生成式语言大模型软件得到了大规模的普及。学生如果不对文本本身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理解就轻易相信它们,其实只会上当受骗。然而,人工智能现在的确能够轻而易举地制造出貌似深邃然而虚假的论文。毫无疑问,作为科研人员,我与许多学者一样对此感到困惑和恐惧。

支:日记、通讯、信件、手稿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您曾在 2006 年出版的著作《伏尔泰与叶卡捷琳娜二世:1763—1778 年的通信》(Voltaire-Catherine II : Correspondance, 1763-1778)一书中对 18 世纪这批极为重要的通信集进行过研究。同样,在 1998 年出版的《启蒙冒险家》(Les Aventuriers des Lumières)一书中,你大量运用了 18 世纪著名冒险家卡萨诺瓦(Giacomo Casanova)、骑士德翁(Chevalier d'Eon)、赞诺维奇(Zannovitch)和特雷沃金(Trevogine)的回忆录、小册子、信件和法庭档案等文献来讨论文学史与文化史的相关问题。可否联系您的研究成果,谈谈比较文学与文学关系史研究中如何进行书信等史料的发掘与运用? 尤其是如何利用史料又超越史料,从而让比较文学研究能够超越文学实证主义而走向更为深入宽广的社会学与思想史分析?

斯:这是我在课程中针对博士生进行学术训练的重要内容与目的之一。在我的研究中,

我结合了比较文学学者和 18 世纪学者的研究方法。我注意到,他们擅长将一切资料和对对象放在一起进行研究——无论是文学家、历史学家还是哲学家,无论是俄罗斯人、欧洲人、美国人还是亚洲人。我最大的抱负是向学术界介绍新事物。在 18 世纪,文学家们总认为自己是“文学共和国”(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的公民。我非常认同这一观念,而且也自认为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正是基于这一信念,我才有兴趣也才能够找到机会发现、整理和出版以下这些人的手稿和信件:伏尔泰(Voltaire)、萨德(Sade)、贾科莫·卡萨诺瓦(Giacomo Casanova)和他的兄弟画家骑士德翁、马尔蒙特(Marmontel)、弗里德里希·梅尔基奥尔·格林(Friedrich Melchior Grimm)、莱恩(Ligne)王子(他与俄罗斯人进行过大量的通信,这些信件在巴黎和莫斯科都有出版)和其他人的手稿和未发表的信件。在我的《启蒙冒险家》(Stroeve, 1998)(这本书已于 2023 年在俄罗斯再版)之后,我在《启蒙运动的俄罗斯和法国:君主和哲学家、作家和间谍》(Stroeve, 2017)一书中继续进行这项研究。此外,我还与迪亚尼斯·坎达库(Dzianis Kandakou)教授合作编写了一本基于警察档案的大部头著作《18 世纪警察眼中身在巴黎的俄罗斯人》(*Les Russes à Paris au XVIII^e siècle sous l'œil de la police*)将很快出版。我认为,在运用原始文献和史料进行文学研究时,学者面对的最大挑战是理解手稿究竟隐藏了些什么,它们如何基于事实提出一些主观性的观点,以及这些手稿究竟如何扭曲了事实与真相。要知道,文献会像男人一样撒谎。在我的书和文章中,我非常注意研究冒险家们的行为模式和作家的文学策略。我的目的在于揭示他们建构自我形象的方式以及赢取国外内声誉的方式。

支:最近 20 年,法国比较文学界是否出现过热点话题?请推荐一些您认为值得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关注的学者及其论文或著作。

斯:作为一个文学研究领域或学科,一般文学和比较文学并不声称它能够取代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近年来,我认为法国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方法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通过引入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学术视野、方法和发现,我在法国的比较文学同行们推出了许多很有新意的研究成果。在我看来,“跨学科研究”或“跨领域比较”是最有希望和最成功的学术进路。举例来说,阿兰·科尔宾(Alain Corbin)的著作《瘴气与水仙花:18—19 世纪的嗅觉与社会想象力》(*Le Miasme et la jonquille: l'odorat et l'imaginaire social, XVIII^e-XIX^e siècles*, 1982)就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经典个案。该书引发了文学界对文学作品中气味的兴趣与研究。与此相关,法国学者还热衷于研究“文学与美食”。近年来,法语比较学界的学者纷纷开始对自然灾害、生态理论和生态诗学展开研究。当然,性别研究也是法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热点。最后,我再推荐两部法国同行们的著作,它们已经被译为中文并将随时公开出版:弗朗索瓦丝·拉沃卡(Françoise Lavocat)的《事实与虚构》(*Fait et fiction*)和蒂凡·萨莫约(Tiphaine Samoyault)的《罗兰·巴特思想传记》(*La biographie intellectuelle de Roland Barthes*)。

支:感谢您为中国学者分享您在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理论前沿与方法论问题上的精彩见

解！同时，也感谢您在盛夏的酷暑中到成都参加四川大学 2024 年为期两周的“国际课程周”（University Immersion Program, UIP）的教学活动！期待法中两国学者能够在数字全球化时代进一步加强合作，将跨文化比较文学研究和中欧文明交流互鉴推向更宽阔更深远的境界。

参考文献：

- Alexandre Stroeve. 1998. *Les Aventuriers des Lumières* [M]. Paris: PUF.
- Alexandre Stroeve. 2017. *La Russie et la France des Lumières : Monarques et Philosophes, Ecrivains et Espions* [M]. Paris: Institut d'études slaves.
- Alexandre Stroeve. 2019. *Les Intellectuels Russes à la Conquête de l'Opinion Publique Française: une Histoire Alternative de la Littérature Russe en France de Cantemir à Gorki* [M]. Paris: Presses Sorbonne Nouvelle.
- N. Katherine Hayles. 2012. *How We Think: Digital Media and Contemporary Technogenesis*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tephen Weymouth. 2023. *Digital Globaliza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曹顺庆. 1988. 中西比较诗学 [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 曹顺庆. 2008. 中西比较诗学史 [M]. 成都: 巴蜀书社.
- 曹顺庆. 2010. 比较文学学科史 [M]. 成都: 巴蜀书社.
- 曹顺庆, 支宇. 2017. 知识合法性、数字人文与 20 世纪中国文论的知识考古 [J]. 中外文化与文论 (2): 43-55.
- 熊木清. 2023. 文学解释理论的认知研究: 认知文学阐释学纲要 [J]. 外国语文 (5): 16-28.
- 王宁. 2022. 科学技术与人文学术的辩证关系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4): 88-97.
- 支宇. 2004. 文学批评的批评: 韦勒克文学理论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Disciplinary Status, Theoretical Frontiers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Digital Globalization: An Interview with Prof. Alexandre Stroeve

ZHI Yu Alexandre STROEV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cholars of French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re renowned. As the former 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 of General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t the Université Sorbonne Nouvelle-Paris 3, Professor Alexandre Stroeve has a close observation and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tate of Europe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Unlike the “syllogism” of the teroretical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from “French School/Influence Studies”, “American School/Parallel Studies” to “Chinese Chool/Cross Cultural Studies”), Europe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focuses more on “historical poetics” and “multilateral relations”. European scholars’ view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theoretical frontiers,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digital globalization will undoubtedly contribute significantly to the advance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Key words: Alexandre Stroev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discipline; theoretical frontiers; methodology

责任编辑: 冯革